

找寻“汶川模样”

■首席记者 陈炜芬 文/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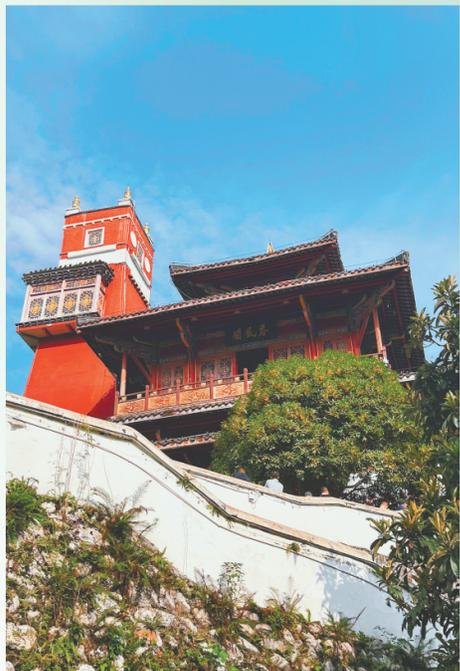
漩口中学遗址



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纪念馆



水磨古镇



春风阁

这是距离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16年后，一个普普通通的黄昏。

我们的车子从成都出发，沿岷江溯流而上。从窗外不断后退的山岭中，时间突然慢了下来，扑面而来的是天幕下一座座起伏的峰峦。若从空中俯瞰，都汶高速像极了一条镶嵌在崇山峻岭间的玉带，穿过丛林，越过峡谷，时而隐没，时而显现，蜿蜒铺展，奔向天边。

一路上，岷江两岸，灯火通明。约两小时后，车子在位于高山峡谷间的绵虬镇停下。这是汶川西南部的一座古老小城镇，古时被称为“寒水驿”，其历史可追溯到西汉时期，是当时岷江上游的政治和文化中心，为历代官府重要驿站。古镇的名字也颇有传奇色彩，明《蜀中广记》中记载：“汶川县汉之绵虬县也。虎有角曰虬，行水中，地有此兽矣。”由此可知，这里曾是所属区域汶川县的代称，也曾有神兽“虬”出没，绵虬镇因此而得名。

在绵虬，更为人所熟知的，是四千年前大禹授神谕治水的故事。既为大禹故里，绵虬自然成为大禹文化的发源地。千百年来，大禹文化诉说着古镇与水的深厚渊源，绘成汶川精神宝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我们入住的大禹农庄，依山傍水而建。在这里，我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，绵虬豆腐。与浙西南地区质地绵韧的盐卤豆腐不同，绵虬豆腐以大溪沟的山泉水、本地生态黄豆和禹乡古法制作，入口即化，口感细软。据说，老司机都知道，路过汶川要在绵虬“刹一脚”，为的就是吃上一盘地道的绵虬豆腐，由此催生出盛极一时的“过路经济”。

秋夜里，一团篝火，拉满羌族文化表演的氛围感。民歌动人，羌笛悠悠，还有3岁的小耶格和他的羊皮鼓舞；左手持鼓，右手执槌，拍鼓、甩脚、旋转，跟着音乐和长辈们跳起来，萌态可掬又自信满满。

此前，关于这个“居住在云朵上”的民族，我并没有多少了解。而艺术，作为最直接的感官体验方式，很快勾起了我对这个民族的好奇心。席间，一位前辈和我提到一本名为《羌在汉藏之间》的书。我随手一查，发现是一本人类学著作，讲的是当代羌族在社会、文化各方面居于汉藏之间的复杂特性，呈现华夏西部族群边界的变迁，以及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。这不禁让我感慨：纵然羌族村寨与江南村落的风貌不同，但各自幽美的意境，足以让彼此心意相通。

映秀，一座因汶川大地震而为众人所知的小镇，“由于地处震中，几乎被完全摧毁”。在灾后重建中，为了铭记、保留这段历史，位于映秀镇的漩口中学废墟被作为遗址保留了下来。

走进漩口中学遗址，一座汉白玉雕刻的破碎状时钟立在废墟之上。它以地震时漩口中学高二(3)班教室里摔裂的时钟为原型，将指针永远凝固在14时28分。这是2008年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的时间，也被称为“汶川时刻”。

讲解员是当年地震的亲历者。她的语气很轻很柔，说的每句话，却又重重地砸在我们的心坎上，让人疼痛无比。那些画面，在眼前模糊了又清晰，清晰片刻后，又开始模糊。人群里，有人眼眶微红，有人小声啜泣，有人仰起头，试图不让眼泪流下来。即便已经过去了16年，人们依然无法承受这静止的悲伤。

第一次看到时间为汶川停留。在地震中，漩口中学建筑物大部分垮塌、损毁。五层高的主教学楼倾覆倒塌，有半截斜埋在地下；三层高的高中宿舍楼，一楼深深陷入地下，地面仅剩的两层已严重扭曲垮塌；五层高的初中宿舍楼，底楼

这是我第一次去汶川。听到“汶川”两个字时，10岁的大儿子拽了我的衣角，试探性地问：“妈妈，是那个发生过大地震的汶川吗？”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，小脸上露出一丝不安——这是他第一次对我的出差表现出担忧。我不知道，他是何时在何地以何种渠道，知晓汶川特大地震的。因为那场灾难发生时，他尚未出生。8岁的小儿子则显得天真许多：“妈妈，真羡慕你，可以见到大熊猫了！”

两个从未去过汶川的孩子，直白地表达各自的感受，主观感性却又截然不同。“妈妈，你眼里的汶川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”儿子们试图从我这儿找到“标准答案”。“什么样的地方？”我竟一时答不上来。或许，是新闻报道里刻骨铭心的失去、悲恸、感动，或许是古韵羌山间生出的自强不息和万众一心……

秋分时节，昼夜均而寒暑平。我与全国各地近百名副刊编辑记者一起，参加“天府无忧谷 康养新汶川”中国文化记者汶川行主题采访活动，去见证一座城，“如滔滔不息的岷江水，奔腾而过，一路向前”；也去找一找，孩子们想知道的“汶川模样”。

沉降，二楼变为一楼……这座遗址是未经清理被原样保留下来的，废墟下，还远远地掩埋着部分遇难的学生。在这些地方，时间仿佛再也没有光临过，课本没再多翻一页，床铺的被褥仍然叠放整齐，教室的门依旧敞开着。

我仔细打量着遗址上，每一个令人牵肠挂肚的细节，却意外发现：倒塌的建筑物上已生长着不少爬墙虎，废墟堆里也钻出了新生的小草。

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纪念馆，位于映秀镇渔子溪村半山坡一块高地上，分序厅、特大地震破坏惨烈展区、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展区、自立更生科学重建展区和科学应对防震减灾展区五部分。

刚步入馆内，一股历史的沉重感扑面而来。触目惊心的残垣断壁，家破人亡的惨烈场景，还有“生命之花”的深切怀念，都在无声述说着那场灾难的惨烈与悲壮，生命的脆弱与坚韧。

夕阳西下，一缕缕青色的山岚，在车窗外缓缓升起。路边的美景浓得发稠，山谷里的水，白花花地翻腾着，却怎么也冲不开，我那颗紧绷的心。突然想起，漩口中学遗址上，那一朵朵白或黄的菊花。它们是不是正和眼前的这些山、这些水一起，念叨着那个共同的名字：汶川，汶川。

长篇抒情叙事诗《凤凰涅槃》，是沫沫若笔下的一曲时代颂歌。这次在汶川，我如愿目睹了“凤凰涅槃”的现实故事。

去水磨古镇的前一晚，我特意上小红书做了攻略。有人说，“它像一本被岁月精心雕琢的史书”，也有人说，“这里满足了当代人放心大胆呼吸的需求”，还有人说，“这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”。

水磨，一座古色古香、极具特色的川西小镇，是藏、羌、回、彝、汉等多民族聚居地，国家5A级景区，素有“丹青水磨”的美誉，距离震中映秀镇不到10公里。

拾级而上，一座“春风阁”映入眼帘。这座阁楼风格独特且鲜明，既有羌族形制的碉楼，又有藏族的浓郁色调，还有汉族的飞檐楼阁。据水磨古镇灾后重建总设计师陈可石说，“春风阁”原本起名“望湖亭”，几易其稿后，再结合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名句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遂改名“春风阁”。这里是登临观澜的绝佳之地，整个水磨古镇风貌一览无余。

踏着斑驳而坚实的石阶，我们穿行于禅寿老街上。老腊肉、本土手作新茶、阿坝山货，让众人很是馋涎。不经意间，目光停留在街角的板壁上：那是一幅幅手绘画和一首首手写诗。《声音》里写道：水磨的声音/在茶盏/在村落/在乡创守护人；《看见》里描绘：丹青水磨/看见不止山水/而是山间萌生/关于艺术的芽；《滋味》里发问：你闻得见什么/是升腾山间云雾的沁心/或倘过古桥流水的清新/还是这座小镇所有关于“古”和“今”的故事？

一面挡墙上，镶嵌着“大爱无疆”四个字，旁边立着《水磨灾后重建纪念碑》，碑文最后一句是“立碑于此，书写山(佛山)水(水磨)情缘”，意为震后这里由广东佛山对口援助。依据古镇原有建筑布局重建，修旧如旧，昔日古镇面貌得以重现于世。

2011年“五一”假期，300多户人家的小镇涌入了七万人次客流。一位饭店老板这样形容：“只见人头，菜端出去就被客人抢着要，盘子都收不回来。”就在当年，水磨古镇被联合国誉为“世界灾后重建的灯塔”，并颁发了四川灾区唯一的“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”证书。

屋檐下，一位羌族妇女以针为笔，以线为墨，在绣帕上飞针走线，身后的柜子上，陈列着她绣出的鞋垫、围裙、团扇、手工包……每一针羌绣，都在讲述那些关于爱与温暖的故事。

水磨古镇，把风景最美的地方给了学校。镇上最灵动的寿溪湖，都紧靠两所学校——水磨中学和阿坝师专。站在两所学校的操场，远看青山如黛，近看春风吹皱湖水，“都是风景最漂亮的地方”。

奔涌的岷江水畔，高耸的群山明明屹立亿万年，却仿佛刚从地上生出来，抖落一身尘泥，露出岩的纹理、石的筋骨，如臂如股。在废墟上重新“站起来”的汶川，发出染绿的声音，生机勃勃。顿时，我的心间涌上一股久违的、柔软的情愫。

是的，孩子们想知道的“汶川模样”，我找到了。



映秀镇

■责任编辑 管丽芬
■二审 潘凤群 ■终审 金小林
■版面设计 杨祝娟



羌族乐器演奏



羌族民歌献唱



小耶格表演羊皮鼓舞